

【Episode.1 神秘的圖騰】

Ch.3 巨獸的猛襲

小隊成員:蘭, 利可, 羅萊, 賽文

字數:

蘭-7683字, (配圖1張)

利可-1727字, 配圖1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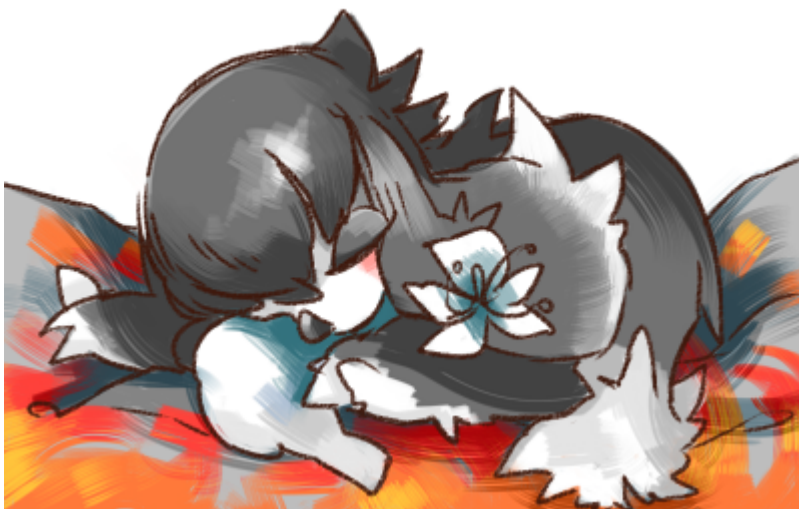
羅萊-1533字, 配圖15張

<<羅萊視角>>

難得回了一趟公會，羅萊安靜的端坐在醫護中心裡，跟身旁的阿勃梭魯一起凝視著病床上的黑色小毛球。

「這幾天還是先待在這裡吧...」輕輕撫摸了一下小毛球的頭部，伸出前腳拍了拍對方身下的烈箭鵪羽絨棉被把它撲的再平整些，就像是害怕這些凹凸不平的皺褶會讓他睡不好一般。

「...幹嘛？我就是看那些翹起來的邊緣不爽而已。」瞪了塞文一眼，無視對方不知在高興什麼的眼神繼續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小傢伙身上。



「公會裡畢竟還是資源比較多，各方面都是...帶她來做個檢查也好...」姑且還是穿越者的大本營嘛...醫療方面還是人類方比較進步些...至少並沒有跟多少原住民接觸過的他是這麼想的。

「...你在嫌棄這裡的食物？還是說討厭藥水的味道？我告訴你，要不是有我幫你烹調食物篩選新家的位置，你以為你會過得多好啊？滾回山洞裡去吧。」

「.....。」因為被罵了所以有點沮喪的樣子，故作委屈的靠近羅萊。

「...好了我知道了，別過來，熱死了。」嫌棄的看了對方一眼，把塞文推開。

「.....。」不屈不饒的靠近。

「你...嗯？」正打算做出下一步反映的羅萊突然停下了動作，認真的聆聽著剛才聽到的奇怪聲響究竟來自於何處。

「.....。」收起了玩笑的心態，眼神越發嚴肅了起來。

「本來以為這裡暫時是安全的呢...真是失策啊...」羅萊皺起了眉頭，呼喚著自己的同伴。

「...閃光，能麻煩你先照顧他嗎？我們等等就回來...」

「!!!」金黃色的毛球從羅萊的身上跳了出來，穩穩地落在小狗的床上...直接跳在她頭上有人會生氣。

「走吧。」不再回頭去看對方的情況，直直的邁出了醫護中心的大門。

<<利可視角>>

昏暗的室內，還醒著的只剩下她。

「睡不著.....」

心煩意亂，睡意遲遲沒有來臨。

側躺在乾草堆上，利可望著放在房間角落的暗紅晶石，也就是上次擊倒盜賊團的戰利品。

結果她還是沒有去道歉。

被冷淡的態度對待多次固然會害怕起搭話，她正是因為這點而遲遲沒再去接觸那隻卡蒂狗。

利可不知道為什麼陸對她的態度總是那麼差，每一次她都會細細反省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然而卻還是一頭霧水。或許跟陸偶爾會提起的那個「她」有關，他曾說過利可與他所認識的某人太過相像。

利可一直覺得陸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她又說不上來那種感受，記憶裡也搜尋不到他的存在。

一切的一切都相當可疑，最重要的問題果然還是在於……

來到島上的生活太過安逸，導致利可一直沒有去思考這方面的問題。

還是想不起來啊，自己真正的名字。

剛開始以為只是暫時性的而已，然而時至今日，完全一點頭緒都沒有，想破頭還是一片空白。

沒有名字的她，還算是她嗎？

對於這點，利可只感受到深深的恐懼。

還在思考些雜亂的事情時，倏然，一陣惡寒竄過利可的身軀。打從心底的發寒，一股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從乾草床爬起，利可打算走出宿舍散散心。

當她步出宿舍大門的那一刻——

地面開始震動了起來。

又一次的預測準確，「預知危險」。

<<蘭視角>>

在那次之後的戰鬥，為了讓自己心靈沉澱下來的扒手貓往村外移動，並接受了過往相識的電蜘蛛的收留，暫且待在黃石聚落之處，除了治療因戰鬥而造成的傷害外，同時也一並讓心靈獲得最寧靜的修養。

而這一待，就是長達兩週的時間，身上的傷口早已康復，但心靈——這就不一定了，聚落有著優秀的藥師可以治療皮肉傷，但心靈的缺口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領導者九天也知曉這扒手貓似乎有著心上的傷疤，但也拿它沒轍，除了提供修養處以外實際上它實在是束手無策。

說安養也稱不算是，幾週下來的黃石聚落不斷的與複數聚落進行小型爭鬥、扒手貓每日一醒，都可以見到電蜘蛛九天以及電電蟲梔子討論著戰況。

總算在最近幾日，安定下來。

「無須在意，公子只需好好休養即可。」九天只怕聚落緊繃不安的氣氛會影響到扒手貓的修養，蘭則表示完全沒問題：很容易習慣各種環境的他，並不會因為這點而受到干擾。

——直到某一日，被大片樹蔭所遮蔽的迷霧樹海多了一份詭譎，趴在樹洞歇息的扒手貓昏昏睡去，迷茫之中，他似乎聽見了什麼聲音。

危險。

醒來。

他稍微撐開眼，佔據內心深處的幻影若隱若現，他像往常般，身體繼續燃燒的紫黑色的火焰，閃爍血紅色的雙眼正直直地往這裡看，他盯著自己——一直盯著自己。

醒來吧。

虛幻之間，消散——而促使他在這之間醒來的，是細碎的交談聲，不對，聲音越來越多，反射按住自己的耳朵直到聲音減少，直到只剩他所熟悉的聲音，完全清醒的他從樹洞起身，探頭望向聲音的來源處。

果真不假，是九天與梔子。特性促使的關係梔子立刻回頭，和九天不一樣，他的眼神一下子就能讀取情緒，轉過來的瞬間能發掘他的緊張感還是在地，見到身後出現的魔獸是暫居此地，也算熟識的扒手貓，不禁鬆一口氣。

「是泥根呀……」

「公子，出事了。」面無表情也難以表現的九天用牠的前肢，招呼蘭來到他們之間。不太明白發生何事的蘭慢慢走到他們身邊，一邊想著在夢中所聽見的那道身影，以及不斷在他耳邊呼喚的聲音。

「發生何事，方才氣氛不太對勁。」

「哎！泥根，你你你……」

「梔子，說慢些。」

「我知道！但……唉！泥根，你就別回，那什麼公會了吧！開戰了、開戰了！」

「.....什麼？」

據探勘部隊報告，交換所的首領帶著大批魔獸進攻探險家公會，位於護村牆外，尤其於石蟹岩場與白沫沙灣交錯處可稱得上是戰場前線，戰況最激烈之處，位於各處搜索的探勘部隊當然只能在遠處觀戰，並將最即時的訊息帶回聚落處。

不知道算不算稱得上好消息的地方，即使遭受進攻，但位於甜尾村北方，也就是樹海往南的方向的百露草原那處入口似乎還沒受到波及，若這時回到村莊的話從此處是可行的，或許。

「哎呀哎呀交換所那夥可是難搞啊！你們公會的人是不是惹對方不是！」

「.....不，這可能性甚低。」況且開戰根本沒有任何好處？能夠獲得更多糧食？不，只要戰爭一開始，沒有人能夠獲得任何益處，沒有人。

他很清楚這點，蘭相當清楚，魯莽的開戰只是徒耗氣力，浪費珍貴的存糧，戰鬥必要體力，而補給這點可說是持久戰的最關鍵。

電蜘蛛閉著眼，開始在原地來回走動，而扒手貓似乎察覺到電蜘蛛不太自然的舉動。

「.....九天殿下，擔心蘇姑娘嗎？」

他沒有回答，不過扒手貓的詢問也稍稍讓電蜘蛛停下了動作，梔子說的是，這樣的情況下不要擅自參與會好些，就算沒有與他們正面衝突，他也夠清楚交換所魔獸的凶暴之處了。

不過他不是扒手貓，他不是蘭，他不能擅自做這樣的決定。

「.....公子，吾等現今只能將情報帶與給您，接下來還是由您來決定。」

「蘭某.....嗎。」

「若公子害怕受到戰爭波及，此地讓您待到戰爭結束也決不是問題，只怕這是場持久戰。」

就算願意坦然面對也不敗表它自身喜歡對戰，沉下臉的扒手貓還在搖擺不定前就被打斷了思緒。

「還是回去一趟吧！」聲音蒼老的派拉斯特慢慢地從另一側出現，她的出現讓電蜘蛛與電電蟲都立刻對他點頭表示敬意，蘭帶著疑惑的眼神注視著從陰影中現身的她。

這位就是這時間下來照顧他的藥師，多虧了這位雌性派拉斯特他也才能夠恢復得快之外，身體狀況也好上不少；當然，她也是有治療不好的地方。

眼前的扒手貓不肯承認的心病，她可是完全沒轍。

「您的意思是.....」電蜘蛛確認性的詢問一次。

「九天，讓他回去吧。他身體也好了，沒有再繼續待在這裡的必要。」然後轉身看著扒手貓，不明顯的眼神表現直盯著扒手貓，緩緩地說「倒也不是趕你走，但你總不能一直待在這吧？泥根？」

蘭只是眨眨眼，因為他實在是想不到現在有什麼話可說，決定權雖說在自己手上，但他也完全下不了決心該做什麼，而且一想到回去的時候即將面對他這生最不想遇見的戰況。

說真的，他實在沒有回去的必要。

但那個所在，他受了許多恩惠……只有這點，才能讓他有自己應該要回去的想法，不過也沒等到他完全下決定，派拉斯特繼續跟電蜘蛛對話。「不要花太多時間，我去拜託人來，等等就讓他離開吧。」

九天點點頭，目送派拉斯特離開。而梔子也不曉得在何時離開了現場，現在只剩他與蘭站在原地，唯一的光源的離去讓周圍頓時變暗了起來，今晚的月悄悄的離去，他們倆都無法看清彼此，但都能夠靠著身體的本能，感受著彼此生命的鼓動。

一方面的九天認真說起，真的相當擔心村內那人的安危，但他也是擔心著眼前扒手貓的狀況，到此都無法下定決心可見非常猶豫，情緒表現少有的他在現在九天的眼中更是難以讀解那雙碧綠的眼神包覆著怎麼樣的情緒。

「……請讓吾陪同吧。」

直到派拉斯特跟著一只坐騎山羊來到他們面前「這個時期來讓你來，對不住啊。」

然後催住著電蜘蛛和扒手貓上去他身上的同時一邊寒暄「說什麼啊，都多年的老友了。」沉厚低音的老年男子聲音傳了過來，然後稍微回頭看著已經坐在前頭的扒手貓「泥根呀，你們那邊戰況倒是激烈，自己注意狀況啊。」

扒手貓只是點頭回應。

而即將出發的那一剎，才聽見梔子的聲音由遠而近的傳過來「等等等等、等！」總算是趕上最後一班車，似乎帶著什麼東西而跳上，並順勢地爬到蘭的頭頂老位置。

「看來到齊了，自己抓好啊！」為了不耽誤任何時間，坐騎山羊在電電蟲應聲之後，立刻加快馬鞭，直奔甜尾村的方向，而急忙跟上的電電蟲也不讓自己有休息的時間，即使自己是緊抓扒手貓的頭頂不放，仍秤著坐騎山羊速度減緩的時機遞交給對方一塊墜鍊。

蘭認得它——那是相當珍貴的礦物，只要灌輸適量的波導進入，石頭就會發出特定的音頻，進而削減周圍的聲音，這石頭對蘭在某處的幫助很大，至少能夠減緩它在多人的情況下產生的幻聽。

得知可能會將有一場硬戰，梔子將上回借去的石頭再次琢磨，變成了方便攜帶的墜鍊模樣而讓對方戴上，蘭自然是抱著感恩的心態收下了它，但九天卻面對此狀，感到不樂觀。畢竟戰場上，一旦聽不見周遭聲音，表示只能面對眼前的敵人，非常容易遭襲。

但戰場上勢必會遇上大批人馬，逼不得已的情況上戰場的話總得戰鬥，比乖乖地挨打還來的好些，蘭是這麼的說著，縱使他實在是不願出戰。知道對方意思的九天也只能安靜地接受，並牢牢叮嚀要判斷使用的時機。

掛在胸前的墜鍊看來有些顯眼，蘭將它藏匿於短巾之中。

努力趕路的情況下，他們總算是離開了廣大的迷霧樹海，好在這坐騎山羊的身分是樹果鄰的居民，而樹果林與探險家公會交情良好，即使經過此地也不會被為難，倒是九天的身分有幾分尷尬，但還是順利的通行，進入最後之地，百露草原。

草原吹起瀟灑著肅殺之氣的風，一切的一切顯得寧靜又不自然，坐騎山羊赫然停下，只差兩三里的路就可以抵達村莊，他們甚至能夠看見隧道的影子。坐騎山羊告知：已經進入公會的範圍了，畢竟現今正開戰，他們的身分極有可能被懷疑，縱使是樹果林居民的他也會遭受為難。

睜起眼的九天只吩咐一句「再近一些，還是有些遠。」

「行了，九天殿下、這位大人，此路蘭某熟識，此地回歸至村莊問題不大。」再繼續受顧會感到過意不去的蘭已有要離開坐騎山羊身上的他。只見坐騎山羊長嘆一聲，一個擺動又把扒手貓晃的回到座位「再近一些，就一些。」然後繼續趕路。

扒手貓看不見後座電蜘蛛的表情，縱使它無法看見，看見也無法猜測，但是那份牽掛於某人的心，或許在無形之間露了出來，魔獸的身，人之情，他再一次的覺得後座的他真的是與他同有人身的同夥……卻又有他無法說出的相異之處，是什麼呢？

他不懂，也不曉得，他的時間也不夠讓他來思考這個問題，只見再拉近距離的他們前進義里的路，立刻遭受巡邏部門的人阻擋，就算蘭露出了身為探險家公會的寶貝球徽記，但是坐騎山羊與電蜘蛛、跟電電蟲卻被不和善的眼神不停打量。

「九天、該撤了！」

「等……」

「走吧！此地不適合咱們久留，行了！」

坐騎山羊的催促下，電蜘蛛也只能放棄繼續前進的念頭。最後的他望了扒手貓一眼——包圍著許多想法與話語的眼神傳遞到了扒手貓的眼眸，目送他們離去的背影，扒手貓按了按他的左胸，有著傷疤的左胸。

「九天殿下……」

他也不耽誤時間，立刻返回公會，為了九天殿下，他決定先行進入宿舍來查看夥伴伊布的蹤跡，就算他認為對方的個性不會乖乖留在此地，但這也是唯一的線索。

進入村莊氣氛果真嚴肅，不，再從外頭進入前就可得知此事的嚴重性，畢竟戰爭一事，怠慢不可，一旦輕忽就會連自己的小命賠上，村外不時傳來的魔獸的嘶吼聲，村民已經不再此地了，他快速地踏著腳步，在眾人沒有發現自己身影的情況下，準備前往金雀花——

<<正篇>>

看了一下閃光跟小狗的狀況，確認那隻電電蟲有足夠的實力保護毛球的安全後，羅萊便走出了公會的大門。

戰爭開打已經過了一段時間，敵人的攻擊並沒有任何消退的跡象，自己跟阿勃梭魯自然也沒有多餘的休息時間，只能利用每日敵軍暫緩攻勢的時間回醫護中心看看。

「阿、好麻煩啊...每天這樣打來打去的他們都不累嗎...這個公會又沒有什麼好玩的...」多麗米亞不滿的甩著自己的尾巴，經過了幾日的戰鬥，他的毛皮比過去髒亂了許多，身上也多了些不明顯的傷痕，被染成土灰色的毛皮覆蓋著。

「.....。」身旁的阿勃梭魯舔了舔自己的前爪，跟羅萊相比他的毛髮似乎乾淨了許多，明明是易髒的白色卻跟槓洗過澡一樣，唯有身上淡淡地血腥味能證明他剛剛經歷了一場戰鬥。

「最好給我快點收工回家去...阿？」前面的那個是...

他猜測的很準確，宿舍房間一人也沒有，或該說整棟宿舍已人去樓空，他離開宿舍，一方面想著大小姐個性的他是能到哪邊去——啊，這時他才回憶起，那只伊布和公會的其一火恐龍感情是親密到如姊妹般。

也許她早就已經找上那位火恐龍，一同出戰也說不定？這樣的話，還真的不用擔心對方的安危，就算只是猜測但也不離七八分。

已經回到宿舍門口的他想著，他似乎也沒有待在此地的必要了，戰爭之事他實在是應付不來，就打算直接轉頭離去時，卻發現有誰注意到自己的身影，即使只是盯著，但氣息他察覺的到。

「.....羅萊殿下？」久日未見面的多麗米亞的身體比往日帶上了一層灰，而他的身邊也站著一位素不相識的魔獸。

「臭貓...」眯起眼上下打量著眼前的扒手貓，嗅了嗅對方身上的味道後又查探了一下他的波導，確認是自己認識的那隻才收起懷疑的眼神。

「你身上似乎有些其他地方的味道...剛從外地回來？」

「啊啊、是呀。」能理解對方頭過來的懷疑眼神，戰況還處於緊繃狀態誰都不能卸下心防，若要提的話，或許隧道那頭的看守還算是薄弱了些，查看自己的寶貝球徽記以及詢問幾個問題就被放行了。

「花了些時間抵達.....不過也要離開了。」他閉上眼，慢慢的說著。「此處不適合蘭。」

「離開?」有些驚訝地張開了嘴，隨後又馬上閉了起來。

「現在是戰爭期間...你竟然回來了不去幫忙反而要離開？」

「那倒是羅萊殿下說看看，蘭是能幫上什麼？」像是往常擺著微笑，卻難以讀出真正的情緒。按著左胸的前腳沒有離開過，他深呼吸一口、吐氣。

「蘭只是受人之託才歸回。」真話，但也是假話。

「自然是跟敵人戰鬥啊，還能有什麼？」向前踏了一步蹲低身子盯著阿蘭的雙眼。

「我不管你是出於什麼原因而回來，竟然來了就給我幫忙，除非你想跟著那些不方便戰鬥的去海蝕洞避難，你是老了還是殘了需要到那裏去？」

保持沉默的他在羅萊向前一步的同時也跟著後退一步，他不老，也未殘，但是他就是不願出戰，但他並沒有給羅萊一個好好的理由，只是避開對方的眼神，輕輕的搖頭。

「.....」靜靜地看了對方一會兒，曾經跟他合作過的羅萊輕易的明白了他的眼中的含意，從以前就是這樣了，這隻扒手貓似乎極度的不願意去戰鬥。

「...是嗎，看來你是不打算參戰了。」重新站直了身子，向後退回塞文身邊。

「啊，真是好呢，像你這樣的傢伙。」

「沒有什麼好在意的，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只要顧好自己就行，像這樣就能避掉許多麻煩事了吧？」羅萊露出一個帶著嘲諷意味的笑容。

「不過也真是可悲啊...」

——可悲。這兩字傳到他的耳中。

你真是可悲啊。這段話，在和過去的記憶的聲音，與羅萊的聲音一同疊在一起，不同的撥放、撥放，沒有停止。

按住左胸的前腳已經放了下來，總算是將視線放回到了眼前的兩只身上，而他自己的表情——則是盡了力的拉開了笑容，他記得，要笑、一定要笑。

「是呀.....因為蘭，是一無所有的人啊。」

「.....」隱約的感覺到對方的波導有些波動，但事由無法確認是因為何種緣故，只是沉默地看著。

回到公會本營休息了一陣，利可正準備前往戰場支援時，因為公會建築附近的景象而停下了腳步。

是當初帶她回到公會的扒手貓蘭，還有沒打過招呼的多麗米亞，兩人似乎在談論些什麼，氣氛感覺起來相當不對勁。

意識到的時候，自己已經飛奔過去了。

「那、那個——不要吵架！」

華麗的誤會了談話內容，伊布在撞到兩人前緊急煞車，仰頭大喊。

情緒還沒穩定下來的情況突然的闖入立刻讓警覺心大發，往後跳了幾步並立即壓低身體露出爪子「.....啊。」發現是見過面的晚輩，立即收回爪子，但也沒有將彼此的距離給拉回，只是安靜地看著對方。

「...誰啊？」對這一批新人沒有什麼接觸的羅萊並未認出利可的身分，見扒手貓收回了爪子後才姑且相信對方是公會裡的成員。

「吵架嗎...原來從旁人眼裡看起來是這樣啊...」

「嘛、」無視了伊布的存在轉頭看向阿蘭「我是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想上戰場，但是這跟我沒什麼大關係，你愛怎樣就怎樣吧。」

「是嗎.....」他喃喃自語著，雖然有個小突發，但也不會改變他想離開的想法，甚至開始想著是否就這樣離開公會好？「那麼，告辭.....」他轉身，準備離去。

「——蘭前輩不幫忙打仗嗎？」眼眸流露出有些難過的神情，利可開口詢問。

「公會幫助了我們很多，前輩真的不幫忙嗎？」望著扒手貓的背影，她發自內心的道出疑問。

背對著伊布的扒手貓只是稍微調整自己的短巾，面對她的疑問沒有回應，也沒有否認，但也沒有做任何動作，倒想聽聽她除了這話外還有什麼話好說。

「嗤。」雖然自己也不全是為了公會才去跟交換所的傢伙戰鬥的，但是看到阿蘭的反應羅萊還是不禁嗤笑了一聲。

因為羅萊的嗤一聲而轉頭過來的蘭，帶著稍微訝異的眼神看著對方，不過緊繃的態度似乎緩和了一些，讓訝異的眼神之後多了一份柔和。

「如果前輩不想打架的話、不參戰也是可以的.....」垂下耳朵，自信消退的利可越講越小聲。

「但是、如果蘭前輩參戰的話，守住這裡的機率就提升了！」誠懇的看向蘭的眼眸，試圖說服他踏上戰場。

——縱使她不覺得這種話語能夠打動面前的扒手貓。

「羅萊殿下也好、利可姑娘也罷.....」總算是轉過身的蘭，像人類一般的動作輕輕撫過如同手臂的前腳，眼神卻是飄移不定、沒有直視著眼前看著他的人「你們又怎肯定、蘭一下場，就會有所改善？」

「的確加上一個人不一定會有什麼改變，戰場上多一個我也沒法造成什麼影響。」有些焦躁的踏了踏地面，似乎覺得自己在這邊浪費了不少時間「不過阿，為了保護珍視的東西，或者單純為了不讓自己後悔我也會去做，就算最後真的什麼也做不了，至少也曾經努力過啊。」

不要讓自己後悔——曾經說過這話的自己，卻又否認這是自己的意思。他的眼神飄動恍惚，他不曉得，他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他沒有該要保護的東西在，也沒有不讓自己後悔而拚死一戰的決心。

他只是，想活著.....雙眼沉下，這是他一只以來的唯一信念，生命沒了，什麼話都是空談。而至今碰上的原因，是足以危害到自己的生存，若這波攻勢擋不下的話，別說自己，周遭的人都會和他一樣陷入危機。

所以，只要逃了，就沒事了，就會安全了.....這話真的嗎？他逃多久了，他能夠繼續逃下去嗎？且也不是一直逃就相安無事，若能夠這樣就能解決一切，那時的他也不會遭受到生命的危機。

那麼.....

「.....姑且，就當作蘭的，垂死掙扎吧。」一句無法聽出讚同或否認的話從他嘴中出來，他只是將前腳放在嘴邊，像是在思考一般的無表情。

<<羅萊部分>>

配圖:<http://imgur.com/fdtrCjE>

假如問利可是否會害怕戰爭的話，答案是肯定的。

對於一直以來生存在和平環境的伊布少女，戰爭無疑令她感到恐懼。

她害怕，她畏懼，但是她並沒有逃跑。

踏在大地上的四足顫抖著，縱使如此，她依舊持續向前進，以閃耀著亮橘色光芒的星辰開路，毫無一絲猶豫。

利可瞭解自身的弱小，她又能夠做到什麼呢？

戰爭是殘忍的，毫無慈悲的，死了就一切都沒有了——

然而，逃避一切的話，活著又有什麼意義？

「與其沒做而後悔，不如做了之後再後悔吧？」

響徹心中的話語，卻無法想起是出自何人之口。

果然，除了名字以外——還有其他忘記的事嗎？

無法想起，依舊無法想起。

在狀況危急的當下，利可也只能先將自己的事情拋到九霄雲外，專注於守住她現在的歸屬。

利用嬌小身軀的優勢，利可輕盈的避開敵方土狼犬的攻勢，同時擊出由橘黃色波導構成的高速星星，特性適應力的加成使得攻擊更加迅猛，被其擊中的土狼犬發出哀號。踏著舞蹈一般的腳步，在星辰所構成的彈幕中利索的閃躲敵軍攻勢，再尋找空隙給予痛擊。

她知道的，她並不是一個人。

利可之所以能有餘韻對付敵人的最大原因，無疑是一同作戰的前輩的可靠戰力。

滾滾洪水沖刷戰場，多麗米亞只消一擊就將大部分的土狼犬給沖倒在地。該說是生命力強呢，還是寧死不屈？土狼犬們就算吃了一記猛攻依舊持續發動攻擊。

在敵軍實力都被消弱的這個時候，就是她的主場了。

「畢竟，表演者可不能讓觀眾失望嘛——」

所謂的舞臺演出，就是要集千萬視線於一身！

把戰場當作演出場地以消除緊張感的策略奏效，

在舞臺上發揮出全部的實力，可說是表演者的本分。

擔憂會受傷，害怕會死去，可是如果不前進的話，就什麼都不會改變。

在當下閃耀著吧，然後向前邁進——利可使出渾身解數，專注的面對襲擊公會的敵軍，交換所一方。

高昂的噪音震動大氣，飽含破壞力的高音響徹四方，隨後放出的是緊追敵人不捨的高速星星，將敵軍的雜兵一網打盡。

終於，視線範圍內的敵軍已經有一半以上失去戰鬥能力。

才稍微放鬆了緊繃的情緒，一陣涼意突地穿過背脊，刺骨的寒意宣告著危機的到來。

這股感受她認得，其為「預知危險」。

極度不詳的預感再次竄上心頭，逼近而來的惡意所在——

「大家小心！敵人有增援！」

——是增援，面對著眾多土狼犬與大狼犬的他們看著敵方一波一波的衝上前，即使他們四只至少能夠應付烏合之眾的大狗們，但對方更有明顯上的數量優勢。

這一波敢死隊無法突破這區域牆也是他們的阻擋有功，看來現在情況真的相當不妙，而啟動了消音石，幾乎無法聽見周圍聲音的蘭來說，就算已經減免了聲音的困擾，但眼前一只只的土狼犬與大狼犬，依舊造成他相當大的壓力。

他深呼吸一口，覺得全身冒著冷汗——這樣的數量他實在是不曉得能夠解決。

「至少必須阻止他們再喚來增援……」土狼犬已經相當煩躁，面對實力更上一層的大狼犬更麻煩，過去曾有面對大群狼犬過的他覺得厭惡不已，隔壁的多麗米亞頗有同感。

儘管、儘管他盡量讓自己的背部是有隊友看守，畢竟現在的他根本聽不見周邊聲音只能將身後的戰鬥交給隊友，但隊友再怎麼強悍，一但對方人數占多、被抓到空檔的危機，也會相對提升。

「前輩、小心！」利可的呼喚並沒有傳到蘭的耳中，等到他睜大眼睛發覺到距離自己只有數公尺的大狼犬直接往他的身上襲擊已經無法阻止——至少他的隊友是來不及的。

啪滋！強力的電流打斷了大狼犬的攻勢，而趁機將自己的身體往羅萊位置往後一跳的蘭才發現，攻擊自己的大狼犬，竟被一只大狼犬咬住了喉間，大狼犬發出了他無法聽見的哀號聲。

正他疑惑著是否是內鬨的同時，那只疑似攻擊自己夥伴的大狼犬就被羅萊一個衝浪沖到世界盡頭。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打的是友軍啊！」這是另外一隻大狼犬的哭聲，對，哭。

當然這樣的大舉動令本來還在進攻的狼犬小隊愣了一時，只可惜愣的時間不好，就這樣伊布

以及阿博梭魯進行機會難得的掃蕩，至少還把幾隻被嚇呆的土狼犬一並掃掉，而留在原地對峙的還算是聰明一些，馬上發覺對方身上的味道不是我方。

「哪裡來的笨狗……」順便補個幾腳在哀號的大狼犬身上，接著又是一波電擊「等等！不要打大哥哥！」一隻嬌小的皮丘才姍姍來遲，把一隻土狼犬擊退之後，擋在倒地的大狼犬的身上，對著羅萊搖搖頭。

蘭對這只皮丘頗有印象，他總是出沒在公會大廳，拿著籤筒晃來晃去，他是彌生。

魔獸是不穿著複雜的服裝——即使現在的皮丘已經換了一身輕便，但至少外表就可以認的出來不是敵方，把腳移開的羅萊沒有再多問，繼續轉身對付已經大致清楚狀況，開始進行攻擊的土狼犬群。

而始終聽不見聲音的蘭這時候也不敢輕易地解除消音石狀態，畢竟現場的魔獸群依舊不少，他看著倒地的大狼犬慢慢的爬了起來，這才注意到他的脖子上的領巾，有著寶貝球標記，所以羅萊才沒有繼續攻擊他嗎？蘭這麼猜測。

而爬起身的大狼犬注意到了扒手貓的視線，看似一臉輕鬆的他馬上皺著眉頭，先用著前腳指著扒手貓，接著再指向自己脖子上的位置。

是指……他自己的脖子嗎？而對照位置的話，那邊剛好就是他藏匿消音石的位置，他為了確認一次，跟著指向自己短巾，藏匿石頭的位置；而大狼犬一下的變成了開心的笑臉，點點頭，但隨後又馬上變得愁眉苦臉，又再一次的搖搖頭。

接著他一個轉頭，一個巴掌就把衝過來的土狼犬打到一邊去，而讓彌生爬到背上之後的大狼犬又再一次地盯著扒手貓看了一眼，突然睜大了眼睛，吠了幾聲準備發動攻擊姿態——

這一次真得太過突然，過度注意我方大狼犬情況的蘭，似乎是、也沒辦法注意周遭戰況，這一次被一只大狼犬直接猛烈攻擊背部，完全是疏於防備的狀態下被狠狠的撞到一旁，而在敵方大狼犬即將張嘴把自己的脖子撕裂時，戴著青藍色圍巾的我方大狼犬立刻衝上前跟敵方較勁。

由於現在還在戰鬥之間，我方人員也得擋下每一只像是蒼蠅一般煩躁的土狼犬，無人有空檔來查看扒手貓的狀況，看似撿回一條命的扒手貓倒在地板喘氣，一邊是慶幸不是腹部遭受攻擊，一邊又是感嘆自己的能力。

方才也是，現在也是。

他優秀的聽力在多人的戰場之間發動消音石後根本毫無作用，而自己的攻擊和同隊友人比起又顯得無力許多，縱使在怎麼拼命，他也頂多做到跟敵方對峙，剩下的都必須交給他現在的隊友，就連他的晚輩都比他來的有力。

飛沙腳的干擾對於擁有野性的交換所魔獸作用不大，而貓之手一招又太過於難掌握，在戰場之下發動錯誤只會讓自己陷入危機，下馬威發動後等待的時間太長，再次發動的話戰局早就變動，只剩一招一字斬。

他能做什麼？他到底能做什麼？

站在友軍的大狼犬將敵方的大狼犬給壓制在地，並張嘴奮力的咬住對方的脖頸，無視著對方的哀號聲就是死不放嘴，就算對方奮力的抵抗把他給踢到一邊，像是發現獵物一般的他立刻恢復狀態追擊，再次死咬著對方的腹部——

一時間，血腥味散出。

敵方的大狼犬的腹部被咬下了大大的傷口，血流不止，這下哀嚎聲更是淒烈。

「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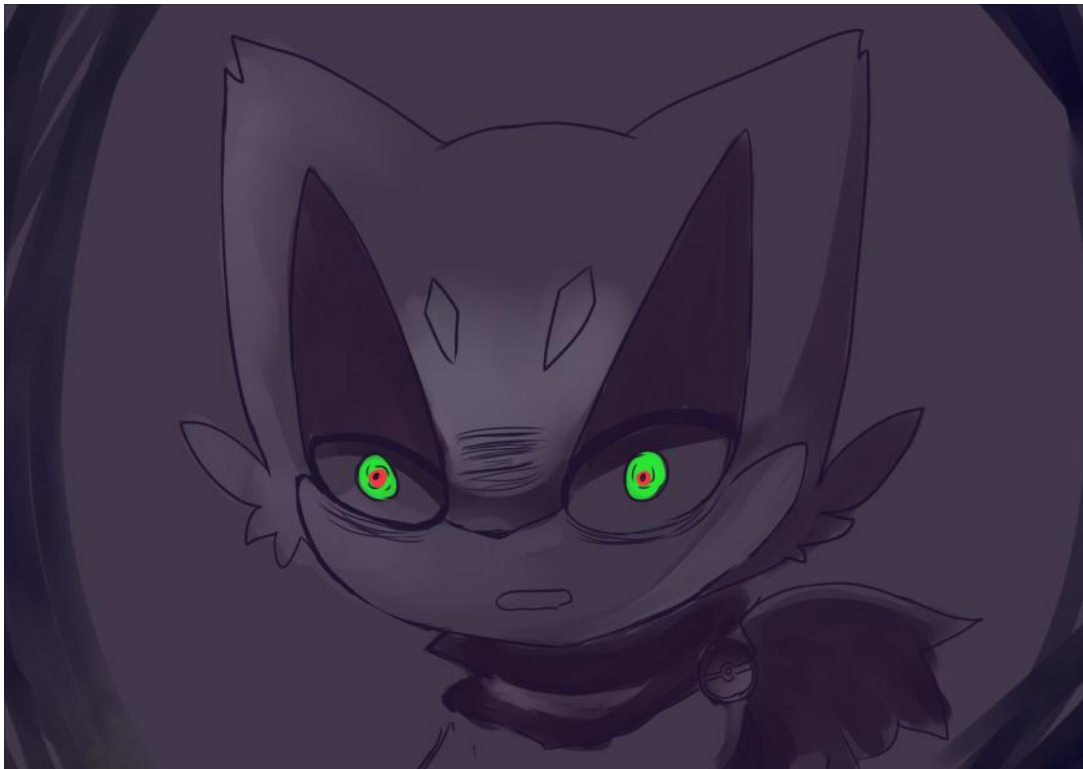
他聽見了。

扒手貓聽見了，敵方大狼犬的哀號。

他聽見了，戰場上的聲音。

再一次的，他睜大眼睛，他看見了倒在血泊之間的大狼犬沒有了生命力，無力的倒下，那雙已經失去靈魂的雙眼與他對上，各種情感交錯的他開始無法控制自己，雜亂無序的高音在腦中不停地撥放撥放再撥放。

最讓他抗拒的血腥味，最讓他厭惡的味道，在這個時候無法自我的時刻，卻讓他感到了難忘，也不該有的情感——興奮。體內像是開始有什麼感覺奔騰，備感熟悉的陌生慢慢地纏繞著他的全身。



「喂、喂！」發現本來倒地的扒手貓已經站起，但是對方的狀態卻相當詭譎，大狼犬無法置信地看著幾分前還無力倒地的他，現在卻是像失了魂一般，搖搖晃晃，直覺告訴他不妙，他，聲音完全無法傳到這只扒手貓的耳中，像是殭屍一般的舉動。

而彌生也是張大著眼感到害怕，他覺得眼前得扒手貓，簡直變了一個樣。

而這個時候，扒手貓的一邊又有一只土狼犬張嘴朝向他的方向準備攻擊。

「可惡，怎麼這個時候！」

想要先替眼前令人擔心的扒手貓擋下攻擊，卻發現眼前的扒手貓開始動作了，他的體內的波導相當混淆，亂而無序，身上微微發著碧綠色波導的光輝慢慢地轉為紫黑，他一個轉身，一眨眼的時間就已經出現在土狼犬面前，並伸直自己的尖爪，刺進土狼犬的喉間，連敵方都沒有哀嚎的空間，就這樣慢慢喪失生命的精華。

這一時間實在是發生的太突然，剎那之間。

而收回爪子的扒手貓，似乎也慢慢地恢復了狀況，無神的雙眼開始慢慢變得透徹，他喘了最後一口氣，閉上雙眼，倒下。

「喂、振作點啊小兄弟……昏過去了嗎？」至少確認過對方是還有呼吸跟心跳，也不管對方身上有大大小小的傷口，咬起扒手貓立刻往背上扔，而同樣待在背上的皮丘也讓了一個位子給他，擔心的看著扒手貓。

前方的戰況似乎減緩不少，他聞了聞空氣中的味道，看來擊倒大狼犬後，帶著殺意的鬥氣減少了，也確認背上的扒手貓應該會被皮丘照顧得好好的，他再次的回到前線，不難發現這些土狼犬失去帶頭者，變得有些懦弱了。

而他再吼叫一聲，更是讓他們一個個往後。

「白毛！」他沒有看著羅萊的方向，眼睛直視前方的他確定是對著他說話，就算這頭多麗米亞身上早已沒有潔淨柔軟的白色皮毛「這些傢伙解決後，就暫時沒有了，這區應該可以稍微減緩，趁機快呼叫友軍吧！」

「隨便，你們高興怎樣就怎樣吧。」雖然自己並不介意繼續待在戰場上，不過要帶著一個累贅也是挺麻煩的。

「蘭前輩……」利可擔心的看向倒下的扒手貓，接著下定決心，抬頭看向身旁的多麗米亞。「羅萊前輩請繼續作戰，我去找支援！」

還沒等到對方的回應，利可就往公會的方向跑走了。時間寶貴，雖然並非逃跑，但逃走的特性依舊發揮效用，未被敵方攔下便順利脫離。

縱使部分的土狼犬感到害怕，數等人頭的力量卻遠遠超過他們的幾倍之多，幾次下來即使沒有被擊倒也是會感到驚慌，陷入不知所措的土狼犬群已經開始夾起尾巴，一步一步的後退。

熟悉戰況的土狼犬早已被擊倒，甚至一只大狼犬已經被同為狼犬種的魔獸給殺害，看著倒在血泊中的領隊，只能讓他們倒吸一口氣。但多數的土狼犬還是不願就此退縮，但他們也清楚如今再呼喚援兵將需要大段時間，各地小隊都還在戰鬥。

狼犬小隊的最驍勇善戰的土狼犬從群體中脫出，並嚎叫一聲表示全數進攻，如今只能拼命去戰！還帶有戰意的土狼犬也隨著帶頭的土狼犬的衝出，一同向前攻擊阻擋他們把戰線向前推的敵方。

大狼犬路德現在大概是想做出皺眉頭的動作，顧著身上還有傷患的關係，它也只能盡可能的不要動作太大，畢竟現在只能帶著他走，放任不管的話到時只怕連屍體都找不到了。

「小兄弟、拜託了！」

「好的！」

皮丘能夠了解大狼犬是不想要讓他背上的扒手貓有近一步的傷害，因此他也隨著敵方的進攻自己也邁出腳步踏上前，皮丘隨著他的動作，在準確的時間點從大狼犬的背上跳了起來，發出淡橙色的波導光輝的皮丘努力的將波導聚集在自己的電囊，由於皮丘嬌小容易被自己電倒，為了不讓自己被波及的他在電氣聚集完畢後，讓自己站穩在因激烈戰鬥而凹凸不平，有著明顯破壞痕跡的土地。

一時間光芒四射，帶著強烈電流的攻勢直接攻擊至奔跑向前的土狼犬，而動作較快的幾隻就這樣遭到攻擊，攻勢之後的土狼犬群都紛紛跪下，他們強而有力，帶著他們在戰場上奔馳的四肢就這樣被電得焦黑，發出著惡臭味，即使還有能力可以站起也會變得相當艱辛，且他們不只四肢，身體也是將他們的皮毛給電的焦爛，更別說是造成的傷痛，幾乎讓他們每一只都咬著牙，忍住不發出哀號。

「好呀！現在還有誰要上來！」發動大聲咆嘯後的大狼犬用著足夠把對方殺個幾十萬次的眼神掃視著還能夠站起的土狼犬群，只希望他們的攻勢能夠因此暫停。

快一點啊！援軍！

後方的戰況激烈，利可忍住回頭的念頭持續狂奔。

在戰爭中她實在幫不上多少忙，由她回公會尋求支援可說是理所當然。

這樣一來，她多少還是有點用處吧？

腳步下意識的加速，一路避過敵軍的攻擊，她驅動四肢不停奔跑。

更快、更快、還要在再快——



「拜託！請來幫忙！」
